5298.5
1800
v.5

古樂府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

古樂府

遠別離〔士贇〕曰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晉賢〕曰大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士贇〕曰謝朓詩何爲遠別離漢書班婕妤賦美皇英之女虞兮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爲湘水神輿地志黃陵廟在潭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廟有晉太康九年碑額曰舜帝二妃之碑此意謂離恨之苦與海水俱深也日慘

243765

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齊賢】曰慘慘無光冥冥晦貌蜀都賦猩猩夜啼註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啼乎也【士贇】曰王粲登樓賦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辭山鬼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江淹詩夜聞猩猩啼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起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齊賢】曰寡婦賦曰仰皇穹兮歎息註天也左傳震電馮怒杜預曰馮盛也方言曰馮怒也天問曰康回馮怒【士贇】曰楚辭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又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堯舜當之亦禪禹【齊賢】曰孟子唐

虞禪夏后殷周繼[illegible]曰禮記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者時也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illegible]曰楚辭神龍失水兮為螻蟻之所裁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東方朔客難曰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illegible]曰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老子輕則失臣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劉向上封事曰人臣操權秉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或言堯幽囚舜野死[illegible]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

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書舜典註曰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九疑聯緜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

齊賢曰漢紀望祀虞舜于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頴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在蒼梧馮乘縣師古曰文說是也其下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嶷音疑以今郡縣考之九嶷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兩漢之營道師古是文頴之說而馮乘實今江華富川之地去九嶷甚遠春陵圖志九嶷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石樓峯四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簫韶峯八桂林峯九杞林峯聳然於羣峯之間望之大槩相似茲其爲九嶷乎漢書舜重瞳子士贇曰後漢地理志零

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郭璞山海經註曰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湘州營陽郡記山下有舜祠故老相傳舜登九疑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有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湘中記九疑山在營道縣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曰九嶷山淮南子曰堯眉八彩舜重瞳子

帝子泣兮緑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

士贇曰帝子即娥皇女英也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能照詩垂緜緑雲中說苑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惡漢賈誼傳疏者或制大權偪天子可為慟哭者此也楚辭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齊賢曰左傳山崩川竭後漢志零陵陽朔山湘水出以今郡縣考之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海陽山

泰史祿自鑿觜分一泒南下謂之灕水按晉志興安隷蒼梧郡在唐為桂州理定縣本興安至德三載更名則漢言陽朔山者誤矣湘水自海陽下全州下永州與瀟水合又下衡州與蒸水合趨潭州以入于洞庭博物志曰舜死二妃溪下染竹即斑晉王珉傳王導初渡淮郭璞筮之曰淮水絶王氏滅上[illegible]曰此篇前輩咸以為上元間李輔國張后矯帝制遷上皇於西內時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爲是說者蓋未嘗以全篇詩意觀之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焉其禍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作其在於天寶之末乎按唐史高力士傳曰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力士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

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又帝嘗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旣振孰敢議者帝不悅自是國權卒歸於林甫國忠軍權卒歸於祿山哥翰太白此時熟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喩發興而曰日曰皇穹者所以比其君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喩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煙鬼嘯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言之將何補者太白感歎之辭謂時事如此矣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我為忠而適以取憎於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之亦禪禹以下數句乃是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於此所引竹書事特起興耳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絶竹上之淚乃可滅者白意若

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恨與山水而無窮
也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胸臆非識時憂世之
士懷存君忠國之心者孰能與於此使時有
採詩之官而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則安史之
亂可消播遷幽居之禍不作豈曰小補之哉
若曰作於上元間則是夫人皆能言之不幾
於樂禍之小人也耶曾謂太白肯爲之乎吾
故表而出之後世無太白則已有則應必謂
然

公無渡河 十一歲

曰按王僧虔技錄曰公
無渡河行亦曰箜篌行其始
義見崔豹古今註又琴操九引有箜篌
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乃朝鮮
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
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
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
箜篌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

公墮而死當柰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耳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

〔齊賢〕曰山海經穆天子傳爾雅淮南子桑欽酈元諸書皆曰河出崑崙墟色白諸流地中受衆渾濁故色黃河自積石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東過隴西河關縣與能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郡東轉渠搜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定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至龍門自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士贇〕曰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山桑欽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
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崔嵬登龍門
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
踰洫洛而揚波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波滄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
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蕊然風沙

【音義】曰堯典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
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海賦禹也咨
龍門之岩嶺鑿陵巒而嶄鑿羣山既啓百川
潛渫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兮
弗子禹貢桑土既蠶生民詩麻麥懞懞則洪
水既平之後九州始蠶麻之驗矣【[illegible]】曰書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墊予
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註啓禹子

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顧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前溝洫志禹湮洪水諸夏又安江淹詩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易遁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波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齊賢曰論語暴虎馮河士贇曰事見題註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齊賢曰鯨魚見二卷註雪賦雪山峙於西域海賊或肩波於鼇鼉之穴或掛罥於岑巖之峯註曰言被漂溺一死非一所也漢書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因以其姓號為坎侯蘇林曰作箜篌士贇曰

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違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憑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足恤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爲喩云耳

蜀道難 樂府一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也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曰廣記太白嘗爲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佞韋皐皐大喜賜羅八百匹劉向說苑枝乘諫吳王曰必若所欲爲危如累卵難於上天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

不與秦塞通人煙[illegible]曰楊雄蜀王本記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哤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成都記蠶叢之後有柏灌柏灌之後有魚鳧皆蠶叢之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灊山得道乘虎而去杜宇遂繼魚鳧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冰穿兩江西當爲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太白有鳥道可以横絶峨眉巔[illegible]曰太白山名南中志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史記高祖歌曰羽翼已就横絶四海九域志峨眉縣去嘉州西九十里峨眉山隸焉[illegible]曰太白山在洋州真符縣四百五十里山西隸鳳翔府山背屬真符圖經大峩山峩眉山南百里兩山相對如峩眉記云其山周回千里有石

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地崩山摧壯士死然

後天梯石棧相鉤連[illegible]曰昔秦欲伐蜀無路通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令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秦伐蜀取其國號所開路曰金牛蜀王本紀曰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主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爲石漢書張良說燒絕棧道[illegible]曰輿地廣記大劒山在劒門縣亦名梁山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梁州圖經云棧道連空極天下之至險興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八十間護險編欄共四萬七千

一百三十四間郡國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
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兩谷高峻
褒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帝至褒中說燒棧
道即此地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
棧道二千九百八十九間
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上有六龍回日之
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齊賢]曰春秋命
曆序曰皇伯登
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蜀都賦羲和
假道於峻坂陽烏回翼乎高標上林賦橫流
逆折轉騰潎洌[士贇]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
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
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齊賢]曰顏
師古曰黃鵠一舉千里非白鵠也爾雅曰猱
猨善援郭璞註便攀援玉篇註文選曰猨狖
輕捷之獸[士贇]曰後漢地理志曰南中志云
朱提縣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

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崔豹古今註馬援武
溪深曲曰鳥飛不度獸不能臨此句意出於
此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猱最便捷者尚不得
度則其爲險絶可知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
鶴高飛一擧千里翟
方進傳欲相攀援

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

縈巖巒齊賢曰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
常有煙霧霰雪其嶺上入蜀之路蜀
都賦九折之坂註九折坂在漢屬嚴道邛
萊山此特言青泥之路縈紆百步而九折耳
士贇曰輿地廣記青泥嶺在沔州長擧縣西
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
淖後漢書地理志廣漢嚴道有邛僰九折坂
者邛刻置註云華陽國志曰道至險有長嶺
若涑八渡之難揚母閣之峻昔揚氏倡造作
閣故名焉邛萊山本名邛筰故邛人筰人之
界也巖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
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還

捫參

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 齊賢曰河圖括地象曰岷
山之地上有井絡謂岷山之精上爲天之井
星也甘氏星經曰參十星玉井四星在參左
足下捫參必歷井也列子曰昔人有知不
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其已死乃撫膺
而恨 士贇曰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
而捫天註捫摸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
地鶉首之次天官東井與鬼之分野入參一
度古蜀國也宋王高唐賦股戰脅息漢嚴延
年傳豪強脅息顏師古曰脅斂也
屛氣而息曹植詩中夜起長歎
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 齊賢曰自秦入蜀 曰西遊 士贇曰漢
書傳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何爲吏
曰爲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
傳還棄繻而去曹植詩攬衣起西游江淹詩
遊子何時還史記范雎傳曰王稽問魏有賢人

可與俱西遊者乎高唐賦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坻之稸水劉孝綽詩高枝不可攀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

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

聽此凋朱顏 [illegible]曰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爲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顏[illegible]曰樂府雉子斑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江淹雜三言訪道經懷此書兮坐空山空山隱轔兮翡翠兮鮀照詩聽此愁人兮奈何登山臨水得留顏

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

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

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illegible]曰杜詩註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江賦
砯巖鼓作註砯水擊巖之聲砯普冰切上林賦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illegible]曰
木華海賦磊匒匒而相豗註豗擊也越絶書春申君傳李園曰有遠道客詩云胡爲乎泥
中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
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illegible]曰酈道元水經註小劍去大劍三千
里連山絶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左思蜀都賦曰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孟陽劍閣銘
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illegible]曰
楚辭下崢嶸而無地兮崢嶸高貌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漢韓安國傳雖有親兄安知其
不爲狼張耳陳餘叙傳據國爭權還如豺虎耳朝避猛虎夕避長蛇

磨牙吮血殺人如麻[illegible]曰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鶴棲陸士衡猛虎行曰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左傳吳爲封豕長蛇揚雄長楊賦曰鑿齒之徒祖與磨牙而爭之吮粗兗切歠也史天官書秦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illegible]曰陸機詩猛虎憑林嘯謝玄暉詩長蛇固能剪

錦城雖云樂

不如早還家[illegible]曰圖經成都郡名錦城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illegible]曰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旣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爲謫仙人[illegible]曰鮑照詩咨嗟戀景沉又絃絕空咨嗟○士贇箋事記有客曰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曰武在

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爲部内刺史武侵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註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爲劒南節度不法李白爲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劒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盖小說所記率多舛誤今予以何說爲是乎予曰以臆斷之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註諷章仇兼瓊者山谷黃

魯直嘗於宜州用三錢買雞毛筆爲周惟深作草書蜀道難亦於題下註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乂安四郊無警劒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乃拳拳然欲其嚴劒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也當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爲房琯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劒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爲豺狼等語哉引諭非倫以是知其不爲章與房杜也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絶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旣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

者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意也詩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者言蠶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敎所不曁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爲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絶峩眉巓者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絶峩眉之巓非人迹所可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者言五丁旣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通今焉安處於蜀設若燒絶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者言其險上際于天下極于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者言鳥獸猶

憚其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
縈巖巒者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
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者蓋參與井爲蜀
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
皆然令人脅斂屛氣而息惟有撫膺長歎而
已也問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而言
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
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
時還者言旣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爲生
靈之主也畏途巉巖不可攀者此兩句乃太
白興歎發問之辭言君旣幸蜀矣何時可還
而畏途如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
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史曰上至咸都從
官六軍近千三百人此其驗矣但見悲鳥號
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
空山者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林惟有禽鳥飛
鳴則人迹之稀少從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
之難難於上青天者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

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顔者此乃太白自述聞歎險之時欲攀從而不可徙感傷於心而形諸顔色也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絶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難之狀也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者嗟字乃發嘆之音遠道之人以喻踈遠之臣言蜀道之險如此若白之踈遠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爲而能來也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者言蜀帝幸蜀者不過謂有劍閣之險而已然太白私憂過計謂險則險矣守關者任非其人如豺狼之反噬是未可知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者言蜀與羌夷蕃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或者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者語意蓋自楚辭招魂中來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

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再言之不足故三言之反覆再三謂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之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無所西望吾君惟有長嘆咨嗟以致吾睠戀之意云耳吁詩意亦微而顯者歟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爲而作耶予曰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猝幸蜀之時太白見得事理不便者有此情發於中不能已於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詞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在其位可復更爲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爲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表胡爲稱美蜀都欲使上皇安居之耶予曰此亦代人之作也操觚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從中丞之意而自爲異論乎此又不待辯而自明矣客語塞曰予不能辯之矣又質諸後來之謫仙斯可矣

梁甫吟【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楚調五曲内有梁甫吟行意始於諸葛亮後惟太白繼之耳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齊賢】曰漢武登封泰山至于梁父九域志兗州有梁甫城諸葛亮嘗登鄒州獨樂山作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士贇】曰楚辭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

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illegible]】曰朝歌在衛
州戰國策姚賈曰
太公㙜朝歌之廢屠棘津之讎不庸又曰太
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
王註呂尚爲老婦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
臭不售故曰廢屠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識
鼓刀揚聲后何喜註云呂望在列肆文王親
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中屠屠國文王喜載
與歸史記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
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
尚父於渭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
故號曰太公望載與歸立爲師易曰大人虎
變左傳曰爭尋常以盡其民註八尺曰尋倍
尋曰常【[illegible]】曰尉繚子太公屠牛朝歌史遊
佽傳呂尚困於棘津漢書地理志太公呂尚
困於棘津城在琅琊海曲水經河水西又東
經棘津亭南酈道元引徐廣曰棘津在廣川
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疑

在此也劉澄之云譙郡鄭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呂尚所困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干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于渭濱行年九十身爲帝師史世家呂望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因以興子真是也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易曰君子以經綸或問曰三千六百釣何謂也予聽日三千六百釣以指太公八十釣於渭十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矣禮記禮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

雄辯兩女輟洗來趍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
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
當羣雄【註】曰酈食其高陽人沛公略地陳留麾下士適食其里中子酈生謂曰
若見沛公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言沛公
至高陽傳舍使人召生生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
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坐高祖隆準而龍顏左傳郤至見楚子免冑而趍風
註疾如風漢書酈生憑軾下齊七十餘城食其家貧落魄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酈音
蓴【註】曰史記酈食其初謁沛公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何如人曰狀貌類大儒衣
儒衣冠側注沛公使謝曰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食其瞋目按劒叱曰吾高陽酒

徒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計號爲廣野君劉孝標廣絶交論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老之符三略之說以遊羣雄

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齊賢曰後漢書攀龍鱗附鳳翼士贇曰班固敘傳曰攀龍附鳳並乘天衢王充論衡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抱朴子曰雷者天地之鼓

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閶闔者怒

齊賢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爲之唶噓註

嚐噓開口而笑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左傳陰陽風雨晦冥毛詩風雨如晦招魂虎豹九關註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離騷曰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余註閶闔天門淮南子排閶闔淪天門註云閶闔始升天之門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說文云閶天門闔門扇楚人名門曰閶闔[illegible]曰公孫子曰擊電無停光史龜策傳曰飄風日起正晝晦冥

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

[illegible]曰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飲食[illegible]曰鄒陽書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於兩主豈不哀哉

猰貐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

[illegible]曰長揚賦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猰貐

英民鑿齒之徒磨牙而爭之爾雅猰貐類貙虎牙食人迅走山海經云小咸山有獸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騶虞仁獸不踐生草詩仁如騶虞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士贇】曰淮南子堯時有大風猰貐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毛詩疏陸璣云騶虞仁獸也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知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

【齊賢】曰論語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故謂之智下愚之人則矜其豪強如飛廉惡來之徒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士贇】曰禮記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此言智者卷而懷之爲甯武子之愚乃爲人豪耳論語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漢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有輕

於鵠毛用之所趣異也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

二桃士贇曰齊相晏嬰二桃殺三士詳見吳一卷大獵賦田疆古冶之時下註

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齊賢曰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士贇曰咍說文蚩笑也楚人謂相嘲笑曰咍後漢梁竦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

時士贇曰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歎歎聲正悲兮如嬰兒之慕母魏武帝詩北風聲正悲張華論劍事見二卷詩註古詩曰兔絲生有時

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晛虯當安之齊賢曰屠釣呂

悔也尚書邦之杌隉孔安國曰杌隉不安[illegible]
義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後
漢二十八將傳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蜺凬
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隉易曰困于䖃硊其義
則一皆音五結五骨反此篇意思轉摺甚多
蓋太白借此以言志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
陽春是歎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諭有志之
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乃太白聊自
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爲
尋常落魄之人後猶遇合如此則爲士者終
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乃太白於
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其君也雷公砰訇震
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
爍晦冥起風雨以諭權姦女謁用事而政令
無常也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
以諭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
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
事憂天傾者乃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

甫祿山竊弄權柄簒事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鑑吾之議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猰貐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此乃深嘆當時小人在位爲政害民有如猰貐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履況肯以人肉爲食哉況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蓋謂使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爲國出力刺姦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耳今時事如此則惟當卷其智而爲愚乃爲人豪世不我知謂爲眞愚而輕我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亦思古來三壯士之功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爲徒勞者此

又自深自慰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爲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劒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𡵓屼當安之者此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感會風雲猶神劒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𡵓屼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安之兩字其義出莊子人間世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註云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又德充符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烏夜啼

[illegible]曰按樂錄烏夜啼者淸商曲也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江左所謂梁宋新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

夜啼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又曰改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詞云籠窓隱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蓋詠其妾也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詞不同耳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音義]曰啞於雅切不言也又烏格切笑聲[王注]曰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爲黃雲江淹詩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音義]曰鮑明遠詩蛾眉蔽珠櫳王鉤隔瑣窓[王注]曰鮑照詩香婦機中織又來時開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云朝悲泣閑房又閑暮思淚沾裳詩云泣涕如雨

烏棲曲[王注]曰樂錄烏栖曲者烏獸二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註】大平廣記曰賀知章見太白烏棲曲歎賞曰此詩可以泣鬼神越絶書曰吳王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漢濟南王傳註姑蘇臺一名姑胥臺故胥門外有九曲路乃闔閭遊姑蘇臺以望湖中今隸平江府寰宇記曰西施施其姓也有東施家西施家越絶書曰勾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外紀曰初闔閭起臺於姑蘇山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横亘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宵宮爲長夜飮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宮中作海靈舘舘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illegible]】曰史記吳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王得西施迷遊姑蘇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爲麋鹿所遊王不聽

吳歌楚舞

歡未畢青山欲啣半邊日【[illegible]】曰上林賦吳歈蔡謳奏大呂註
吳蔡國名歈謳皆歌也歈音俞招魂宮庭震
驚發激楚五臣云激急也楚舞舞賦云激楚
結風陽阿之舞漢書高祖謂戚夫人曰為我
楚舞吾為若楚歌古步出夏門行云行行復
行行白日薄西山王仲宣詩白日半西山桑
梓有餘輝【[illegible]】曰樂錄清商曲有子夜吳歌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
高奈樂何【[illegible]】曰絶照觀漏賦曰起攻瞥而升陝訪金壺之登闕覽鷹波之香
寫視驚箭之登沒項羽歌曰虞兮虞兮奈若
何【[illegible]】曰詩云東方明矣此詩雖只樂府然
深得國風刺詩之體盛言其美
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

戰城南【[illegible]】曰戰城南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古辭云戰城

南死鄭北野不葬烏可食此言野死不
得葬爲烏鳥所食願爲忠臣義士朝出
戰而暮不得歸後來作者皆體此意魏
日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也吳曰克定
城言孫權勝魏武於此城也晉曰景龍
飛言景帝也梁曰漢東流言克曾山城
也北齊日立武定言神武立魏主遷都
於鄴而定天下也後周日克沙苑言太
祖俘齊軍十萬於沙苑神武脫身遁也
太白此作則又指當時之事而言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齊賢曰漢地志代郡桑乾
縣音干言與突厥戰後漢書註葱嶺山名其
山生葱故名唐地志安西郡去葱嶺七百里
言與吐番戰士贇曰唐書王忠嗣傳天寶元
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
北高會而還李嗣業傳初討勃律道道葱嶺
水經日河水又南入葱嶺山酈道元註曰河

水重源有三非爲二也一源西水捐毒之國
葱嶺之上西出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
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燉煌
西八千里其山高大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
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西經休循國南在
葱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
多大葱又遷難兜國北北接休**洗兵條支海**
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
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齊賢】都護府曰九域志安西
部落唐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
顛城置漢武帝紀註天山即祈連也匈奴謂
天爲祁連西域傳天山冬夏有雪【士贇】曰漢
書條支國臨西海又霍去病傳至祁連顏師
古曰祈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通
典唐置北庭節度防制突厥統瀚海天山伊
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
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萬里長征戰三軍**

盡衰老士贇曰後漢西域傳陳忠疏曰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漢嚴助傳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詩閟宮箋曰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齊賢曰蔡琰胡笳十七拍曰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塲白骨兮刀痕箭瘢王僧達詩黃沙千里昏士贇曰史匈奴傳匈奴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横莫覆盖王粲詩白骨平原備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齊賢曰始皇三十四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居之漢光武紀修烽火註曰前書賈誼傳

音義文頴曰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槔頭上有兜苓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兜苓籠也唐六典曰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致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舉一炬謂之平安火餘則隨寇多少為差〔士贇〕曰史匈奴傳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漢書烽火通甘泉宮

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齊賢〕曰相拒而殺之曰格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云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長城道陶潛詩馬為仰天鳴〔士贇〕曰此兩句是採摘古戰城南詞中語漢蕭何傳曹參有野戰略地之功顏師古曰在上為烏鳶食

司馬相如檄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王粲詩惜哉空爾爲魏志臧洪傳袁紹謂陳琳曰汝非臧洪傳空爾爲也

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illegible]曰太公六韜曰聖主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illegible]曰史越世家范蠡曰兵者凶器也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

[illegible]曰將進酒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魏曰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吳曰章洪德言孫權之德也晉曰因時運言時運之變聖德潛施也梁曰石首篇言平京城廢東昏也北齊曰破侯景言清河王岳珍侯景復河南也後周曰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也唐時遺音尚存太

白顛之以伸已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文選】曰曹植詩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王琦】曰山海經河源出崐崘之上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文選】曰陸機詩柔顏收紅蕤玄鬢吐素華【王琦】曰王尹丞融詩云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文選】曰江文通詩玉挂空摛露金樽坐含霜【王琦】曰漢王襃頌曰其得意如此鮑照詩人生貴得意懷頋待君中列子曰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聚酒千鍾積麴成封子產以爲感因告以禮義之言朝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

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一尊禮義以誇
人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唯
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不遑憂聲名之醜
也此篇詩意全出於此後漢趙孝趙禮顯宗
嘉兄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
府太官送供具令對飲相對盡歡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
曰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
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曹植
詩烹羊宰肥牛【士贇】曰晉孫登曰人生而有
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其才史貨殖傳曰
范蠡之陶爲朱公善治生十九年之中三致
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
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
息之遂至巨萬漢楊惲書曰烹羊炰
羔斗酒自勞古詩有云爲樂當及時

岑夫子

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濟】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且有詩云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岑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太白有元丹丘山居詩序曰元丹丘家頹陽新卜別業其地北倚馬嶺連峯嵩丘南瞻鹿臺極目汝海【王】曰記孔子間居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濟】曰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善】曰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古詩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謝玄暉詩世祀忽寂寞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為

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illegible]曰曹子建封陳王爲名都篇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註平樂觀名詩善戲謔兮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又酌言嘗之酌言獻之酌言酢之酌言酬之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illegible]曰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西京雜記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悶以所著鸘鷞裘就楊昌貰酒爲歡又賀知章一見太白以金龜換酒與飲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魏武帝樂府何以解憂唯有杜康[illegible]曰玉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之類老杜詩亦曰五花散作雲滿身又箇箇五花紋其義並出于隋丹元子步天歌曰五箇吐花王良星註云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故曰王良

策馬車騎滿野謂馬之紋上應星宿也杜註
無擧此者故弁及之五臣文選曹植詩絃歌
蕩思誰與銷愁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太白
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日行行且遊獵即征戍十五曲中之黃獵曲也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趫
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日長楊賦
來無邊城之奚南史沈慶之手不知書每將
署事輒恨眼不識字西都賦趫悍虓豁趙充
國日秋馬肥變必起矣曹子建七啓日忽躡
影而輕騖註影日景也躡言疾也尙書驕盈
矜侉日北齊盧潛與弟子蓮步爲崔昂
所知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後但恨其俱不

讀書耳古詩胡馬依北風漢明帝欲征匈奴竇固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金鞭拂
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
發雙鶬迸落連飛鶻【齊賢】曰鞘音筲鞭鞘也劉表刺史荆州築臺名
呼鷹周禮近郊十二遠郊二十兩三弓引滿如月之圓發而必中西都賦雙鶬下爾雅下
落也鶻呼交切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鶻尾鶻箭十二枚【士贇】曰滿月者彎弓圓滿之狀
西都賦曰攙不虛捐中必疊雙註曰不虛發也列子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
連雙鶬於青雲之際飛鶻鳴鏑也釋鶻音許交反海邊觀者皆辟易
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
帷復何益【齊賢】曰漢書註辟易言開張而失其本處唐書音義曰水中有石曰

磧沙州有磧長五百里廣五十里西都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白馬篇曰幽幷遊俠兒董仲舒下帷讀書[illegible]曰漢書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選西征賦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蔡邕撰度侯碑曰英風發於天骨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張英風於海甸阮籍詩英風截雲霓漢書曰秦地豪傑則遊俠通姦班固西都賦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漢書獻帝詔曰耆儒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漢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古詩虛名復何益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罕得進用太白號為儒者亦自嘆云耳

飛龍引二首

[illegible]曰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此詞事言黃帝鼎湖丹成騎龍上昇之事

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

飛上太淸家雲愁海思令人嗟[illegible]曰史記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成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抱朴子曰黃金入火百鍊不銷埋之畢天不朽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服此二藥令人不老不死又仙經曰朱砂爲金服之升仙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中士也食草木千歲以還下士也又曰服神丹令人壽無窮乘雲駕龍上下太請黃帝以傳玄子戒曰此道至重必以受賢苟非其人雖積金如山勿以告之[illegible]曰史封禪書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飮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虞羲詩瀚海愁雲生

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 [illegible]曰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紫霞見上[illegible]曰鮑照詩神仙神丹戲紫旁紫旁綵女弄明璫宋玉神女賦燁手如花陸機詩揮手如振素劉楨詩奮翅凌紫氣

從風縱體登鑾車登鑾車侍軒轅遨遊青天

中其樂不可言 [illegible]曰離騷鳴玉鸞之啾啾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許愼云鸞以象馬之聲五臣云車鈴也黃帝姓公孫始作車天下號之爲軒轅[illegible]曰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張衡西京賦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飛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索隱曰按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爲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張晏曰作軒轅冕之服故謂之軒轅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

道留其間 【齊賢】曰九域志鼎湖在陝州史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墮黃帝之弓抱朴子黃帝自擇亡日至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喬山陵崩墓穴無尸但劍舄在 【士贇】曰古臨高臺詞云臺下淸水淸且閑陸機詩惠心淸且閑江淹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淸且閑列仙傳曰軒轅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劍舄在棺焉又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

亦不還 【齊賢】曰文選云垂條嬋娟 【士贇】曰張平子西京賦嚼淸商而却轉增嬋娟

以阰多江淹詩盡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王粲詩揮袂獨來還騎龍攀天造

天關遶天關闔天語[illegible]曰史天官書曰北辰一名天關[illegible]曰抱朴子曰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行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荊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非單行得仙之由也楚辭攀天階而下視東漢書皇后紀夢攀天而上晉天文志牛六星天之關梁又南北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闕門主關梁又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遶也曹植遠遊詩靈鼇戴方丈神嶽巇嵳峩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長雲河

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illegible]曰大人賦曰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紫皇紫微宮大帝也[illegible]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

在紫宮中日中一星曰天皇天帝即所謂紫皇也

紫皇乃賜白兎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齊賢】曰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兎擣藥【士贇】曰古詩云採取神藥高山端白兎擣蝦蟆丸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律金漿有得服之後天而老凋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此之真身則長存也

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齊賢】曰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大人賦曰吾乃今日觀西王母皬然白首【士贇】曰莊子云其下視亦猶是矣大人賦張揖註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暠然白首詩螓首蛾眉

天馬歌【士贇】曰天馬歌者古樂府車馬六曲之一漢郊祀樂歌亦有天

馬之歌乃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及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太白此辭其製恐不出此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

[illegible]曰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冒頓卒子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衆小者不能去保南山羌號小月支九域志安西大都督護府領焉者月支條支部落長揭賦西壓月窟漢天馬歌驊騮駿驥虎脊龍文武帝時西域太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稍安驥書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漢書天馬歌曰志俶儻精權奇藩白馬賦曰雜志倜儻精權奇兮又曰驅騖迅於滅沒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

䀹若亡若失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出曰蘭
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整蘭筋見選孔章書
曰漢西域贊孝武之世蒲稍龍文魚目
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列子伯樂曰良馬可以
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
若亡若失若此者皆絕塵弭轍

騰崐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

曰漢郊祀志天馬來從
西極離騷曰朝發軔於天津
兮夕余至乎西極曰漢志渥洼神馬歌
天馬來從西極步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
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
逝崑崙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

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慌惚

曰諸
白馬賦日
旦刷幽燕晝秣荊越魏都賦刷馬江州毛詩
言秣其馬杜預日以粟飯馬日秣曰李
尤七葉日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
盍野騰駒也蕭白馬賦窮神行之軌躡

天馬

呼飛龍趁日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補註〕日渥洼馬樂章曰今安匹龍為友龍白馬賦曰紛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西京賦萬騎龍趨楚辭長庚以繼日長庚太白星也謂眼如長庚星有光羅安驥書曰雙鳧兩邊肉如鳧鳧間亦開視之如雙鳧欲向上又日頭宜少肉如剝兔頭口中色欲鮮明舌欲方而薄長而大色如朱李蘭刻漏法日以銅為渴烏渴烏猶剝兔云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赭白馬賦曰膺門沬赭汗溝走血〔補註〕曰赭白馬賦求軼驚鳧言頭項如鳧也後漢張讓遣忠說靈帝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註曰翻車設機以引水渴烏為曲筒氣接水上此用其字謂馬昂首如渴烏之狀也伯樂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此用口噴紅光易

其字也

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齊賢】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薦禰衡表曰龍躍天衢王逸曰轡在口爲䩭絡在頭爲羈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說文曰羈絡頭古日出東門行曰黃金絡馬頭赭白馬賦曰兩權協月相馬經曰權頰權欲蒲如月蕪城賦稜稜霜氣【士贇】曰易曰何天之衢亨梁元帝紫騮馬詩金絡飾連錢赭白馬賦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厲又鼇九區而率順論語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齊賢】曰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士贇】曰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赭白馬賦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

天

馬奔戀君軒駷躍鶩矯浮雲翻【齊賢】曰漢武紀李廣利斬大宛王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前肩膊出汗如血又云渥洼水出天馬魏志曰駑馬戀棧豆駷荀勇切鮑明遠東武吟曰瘦馬戀君軒【士贇】曰漢天馬歌曰籋浮雲兮晻上馳萬里足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齊賢】曰司馬紹統詩曰撫劍起躑躅說文蹢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天馬樂章曰游閶闔觀玉臺【士贇】曰仙傳拾遺周穆王乘八駿之馬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昜山川丘陵也詩維山崔嵬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

畏日晩伯樂翦拂中道遺〔齊賢〕曰戰國策驥驥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伍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北史盧思道曰翦拂吹噓長其光價絶交論曰翦拂使其鳴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善相馬〔士贇〕曰賈誼賦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漢書主父偃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之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齊賢〕曰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雖有玉山兮不能療苦飢〔齊賢〕曰七命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李善註瓊山即

崑崙山山海經曰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曰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古豔歌曰腸中常苦飢

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曰莊子伯樂曰我善敎馬編之皁棧司馬彪音義曰棧櫪也皁也若櫪牀施之濕地史記造父取桃林驊騮騄駬獻之穆王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見王母於瑤池之上曰沈約詩秋風生桂枝魏武帝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鮑照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此篇蓋爲遠羣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亦白自傷其不用於世而求知於人也歟

行路難【齊賢】曰晉山松傳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踈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士贇】曰行路難者古樂府道路六曲之一亦有變行路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齊賢】曰曹子建詩美酒斗十千漢明帝以赤瑛盤載櫻桃賜羣臣晉何曾日食萬錢【士贇】曰曹植樂府金樽玉盃不能使薄酒更厚謝靈運詩金樽盈清醑詩云請酒百壺張衡詩何以贈之雙玉盤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

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劒四顧心茫然【齊賢】曰古詩四顧何茫然【士贇】曰鮑照詩拔劒不能食擊柱長嘆息列子子貢茫然自失莊子自茫然無見色若死灰世說衛洗馬初渡江云見此茫然不覺百端

交集也

欲渡黃河氷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illegible]曰黃河至冬寒即凍徹底九域志太行在懷州澤州歐陽堅石詩不上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晉明帝曰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後人遂以日邊爲帝都[illegible]曰鮑照舞鶴賦冰塞長川雪滿羣山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illegible]曰列子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illegible]曰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竪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鮑照詩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

滄海[齊賢]曰南史宗慤傳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士贇]曰古詩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海賦掛帆席馬融廣成頌然後方餘艎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成公綏嘯賦浮滄海以游志

其三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劒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齊賢]曰杜預左傳註曰二十五家社九域志京兆府治長安萬年二縣南都賦侯桃梨栗史記馮驩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鄒陽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

忌賈生信【齊賢】曰史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信熟視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能明遠詩營營市井人漢書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士贇】曰史賈生名誼文帝召爲博士是時賈生最年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最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

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衍既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上谷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南十八里古有行路難詩陶潛有歸去來辭[士贇]曰鮑照詩時起黃金臺李善引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鮑照詩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其三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齊賢]曰琴操堯

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逸士傳曰堯遜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武王平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詩曰山有蕨薇【王】

含光混世

【賢】曰巢父洗耳事見前卷詩註

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illegible]】曰選蔡邕撰陳太丘碑文含光醇德爲士作程崔子玉座右銘曰曖曖内含光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

【[illegible]】曰史記蔡澤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好本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幷蜀漢又越韓魏攻

强趙抗馬服功成矣而賜劍死於杜郵吳起
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
無用南收揚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功已成
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以亡
爲存因辱爲榮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越成
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成
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史記】曰陶潛詩曰貿
遷無奈何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史記】伍子胥曰
諫王釋齊而先越太宰嚭受越賂讒子胥賜
屬鏤之劍子胥告舍人曰必抉吾眼懸吳東
門以觀越之滅吳乃自剄王聞之怒取子胥
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榼形
以馬革爲之屈原見上【史記】曰屈原名平
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
怒而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晉書曰晉陸機字士衡有異才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北中郎將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穎怒使牽秀密收機機神色自若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史李斯楚上蔡人西說秦王為丞相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及二世元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

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舍而夜李軌曰稅舍也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晉賢曰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長相思【士贇】曰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凄凄
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絶卷帷望月空長嘆
美人如花隔雲端【齊賢】曰張平子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太山多艱子曰
絡緯莎雞古今註曰促織一名絡緯以其鳴如紡績續織緯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
有金井闌金博山鹿盧蛟龍負山於井上詩云有美一人【士贇】曰晉書樂志曰後園鑿井
銀作床銀床井闌也曹植詩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宋玉神女賦
美貌橫生爗乎如花温乎如瑩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渌水
之波瀾【齊賢】曰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士贇】曰鍾會集言程盛曰

丹霄之鳳青冥之龍選王儉文集序昂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註青冥靈也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

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韻】曰蔡琰胡笳曰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歐陽建詩曰痛哭摧心肝【韻】曰張衡思玄賦天長地遠歲不留選古詩路遠莫致之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於夢中往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上留田行【韻】曰王僧虔技錄曰上留田行者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崔豹古今註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曰上留田曲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峥嶸積此萬古恨春草
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illegible]曰古
今註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
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
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illegible]曰何
遜詩行路一孤墳路成墳已毀峥嶸高貌累
簡文帝文千齡俱盡萬古
誰留江淹詩曰行子腸斷借問誰家地埋沒
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illegible]曰七
哀詩借問
誰家墳顏師古曰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云
下里[illegible]曰崔豹古今註田橫門人蒿里歌
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諸葛亮梁
甫吟步出齊東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
纍纍正相似問是誰
家墳田疆古冶氏

逢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

【齊賢】曰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馬鬣封之謂也檀弓曰銘者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士贇】曰此篇主意正在此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兩句然與古今註異又不明載是何人姑闕以俟知者

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

【齊賢】曰高誘呂氏春秋註曰征飛也【士贇】曰禮記三年問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

鄉翔回焉鳴號焉躊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
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
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
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
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
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後
漢書地理志永昌郡比蘇楪楡註云廣志曰
有吊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阜山衆鳥千百
羣共會鳴呼啁哳每歲十月八日晦望至集
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雜雀來吊特悲其方人
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者以爲義鳥則不取
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吊劉向說
苑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
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
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
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
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
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

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

續齊諧曰記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花甚茂共議破爲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諸弟曰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交柯之木出琨山安都縣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不俱生俱枯也左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士贇曰曹植詩倉卒骨肉情漢書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蘇武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李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揚雄長楊賦曰天兵四臨

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

風緬邈頹波激清

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史世家吳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眜次曰季札季

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
長子諸樊攝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
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
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
人固欲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王諸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
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
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
故號曰延陵季子韋昭註國語曰緬猶邈也
【十六】曰孝經安親揚名晉陶潛傳史臣曰激
清風於來葉
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
【齊賢】曰史孝文時淮南厲
王長犯不軌徙蜀不食死輜中民有作歌歌
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乃嘆曰堯舜放逐
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

公天下豈以我貪淮南王地耶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城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十一】曰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諷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爲唆延璠李成式皇甫侁輩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目擊其時事故作是詩歟

春日行【十二】曰春日行者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牕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十三】曰玉帝吟曰上景發晨暉金霄爵紫清楚辭挾秦箏而彈徵【十四】曰鮑照詩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牕繡角金蓮花楹柱玉盤龍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古詩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牕牖又曰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春風吹落君王耳此

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臺處杳

波浪驚【齊賢】曰鮑明遠樂府有升天行蓬瀛蓬萊瀛洲也漢武於建章宮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士贇】曰選古詩誰能歌此曲樂府升天行鮑照作言學仙者莊子南冥者天池也三千雙蛾獻

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

無為人自寧【齊賢】曰雙蛾蛾眉也後漢禰衡撾鼓老子曰我無爲民自正【士贇】曰莊子獻笑不及排詩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書萬姓悅服詩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莊子曰鼓歌以舞之又曰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爲

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董仲舒策制曰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大平

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軿帝不去留鎬京

【齊賢】曰太白送權十一序曰吾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雲軿以雲爲車也毛詩王居鎬京【士贇】曰三十六帝乃三十六天帝君也見道書詩文王有聲鎬京辟雍註云武王作邑於鎬京

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

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齊賢】曰軒轅黃帝名帝鑄鼎成乘龍上天窅冥杳冥也毛詩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士贇】曰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窅冥之門也至彼至陰之原也禮記小臣兼司馬相如封禪書前世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

前有樽酒行[士贇]曰前有樽酒行者即樂府觴酌七曲之前有一樽酒也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顔酡[齊賢]曰江文通詩金樽坐含霜曹子建樂府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吳都賦曰飛輕軒而酌綠醽湘州記湘州臨水縣有酃湖取水爲酒宋玉招魂曰美人既醉朱顔酡[士贇]曰鮑照詩春風太多情謝靈運詩金樽盈清醑盛弘之荊州記曰淥水出豫章郡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井官取水爲酒與湖東酃湖年常獻之世稱酃醁酒鮑照詩暉暉朱顔酡韻釋飲而面赭曰酡

青

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齊賢】曰謝叔原詩良遊常蹉跎【士贇】曰江淹詩桃與李兮橋上春逸詩人壽幾何曹操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選古詩流光正徘徊世說周處嘆曰年已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歎何益【士贇】曰漢書酒酣上自高歌起舞又莊舞頭伯亦起舞祖逖傳劉琨因起舞詩云日之夕矣漢書李廣意氣自如匡衡傳日意氣未能平也古詩虛名復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齊賢】曰九域志龍門縣在河中府東北百八十里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摯斫斬以

爲琴註摯師摯選詩淸如玉壺氷[illegible]日周
禮大司樂龍門之琴於宗廟中奏之詩云請
酒一百壺曹植詩
美酒斗十千
催絃拂柱與君飮看朱成碧
顔始紅[illegible]曰侯瑾箏賦急絃促柱變調
改曲鮑照詩催絃急管爲君舞
胡
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
不醉將安歸[illegible]日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
日獨當壚漢司馬相如傳卓文
君奔相如與俱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壚乃
令文君當壚師古日賣酒之處以土爲壚居
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似鍛壚俗學者
皆謂當壚爲對溫酒火爐失其義美詩厭厭
夜飮不醉無歸[illegible]日神女賦須臾之間美
貌橫生爗乎如花溫乎如瑩曹植詩羅衣何
飄飄洛神賦被羅衣之璀粲兮古詩被服羅
衣裳當戶理淸曲漢書息夫躬絶命辭玄雲

坱欝將安歸晉謝安日如此將安歸邪

夜坐吟【士贊】日夜坐吟者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齊賢】曰傷歌行曰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謝惠連詩沉吟爲爾感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士贊】曰古詩天寒知夜長曹操詩沉吟至今冰合井泉月入閨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齊賢】曰釭古雙切西都賦金釭銜璧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爲昭儀居昭陽殿其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士贊】曰鮑照詩軍井冰晝結士馬氊夜重西都賦註呂延濟曰金釭燈盞也潘岳笙賦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歌有聲妾有

情情聲合兩無違【士贇】曰詩大序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一成文謂之音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齊賢】曰陸士衡擬古哥唱梁塵飛七略云漢興魯人虞與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士贇】曰鮑照詩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發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前有樽酒行夜坐吟三篇鮑照樂府白紵詞體也老杜所謂俊逸鮑參軍者是矣

野田黃雀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野田黃雀行乃晉樂奏也晉曰伯益言赤鳥銜書有周以與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雀一作爵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

巢窠炎洲逐翠遭網羅[illegible]曰吳都賦翡翠列巢以重行註翡翠巢於樹巔生子夷人稍從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出交趾鬱林郡六帖云秦始皇時吳宮守吏以火照燕巢因燒吳宮東方朔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有火林山鄭康成曰獸曰罟曰罝罘鳥曰羅網[illegible]曰郭璞翠贊翠雀鷸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彔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詩曰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巢

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若何[illegible]曰莊子斥鷃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爾雅鷹鸇鳩鸇鶻屬晨風也詩云鴥彼晨風[illegible]

曰左傳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史項羽詩曰虞兮虞兮奈若何

箜篌謠【齊賢】曰古今註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士贇】曰琴操五十七曲九引內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太白此詞用其名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齊賢】曰楚辭攀天階而下視東漢皇后紀憂攀天而上小臣攀龍而墮事見前飛龍引註漢王褒頌攀龍鱗附鳳翼隋獨孤后紀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齊賢】曰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翟公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東漢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后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王[illegible]讀】曰王粲詩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

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晉賢】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

載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蔡疑公不
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
叔放
蔡叔 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齊賢〕曰漢文
帝淮南王事
見前上
留田註 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
間山海幾千重〔齊賢〕曰徐庶曰本欲與將軍圖
霸王之業者以此方寸地耳
〔士贇〕曰蘇武詩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曾
植求通親親表曰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
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隣閭之異殊於胡越詩云他人有心又豈
無他人又謂他人昆莊子吾見子之心矣
方寸之地虛矣又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 輕
言託朋友對面九嶷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
如松〔士贇〕曰九嶷峯見前註荀卿子曰桃李
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

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illegible]曰史記曰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雉朝飛[illegible]曰古今註曰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illegible]

作〔續〕曰琴操世言齊宣王時處士犢牧子作一年七十無妻採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飛乃仰天而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不獲因援琴而歌其聲中絕魏武帝有宮人盧女者陰叔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爲新聲能傳此曲至魏明帝出降爲尹更生妻於得此聲不絕按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不見所往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曰雉朝飛蓄雄所記與思歸操之言相類恐是訛易今太白所作亦但祖犢牧子事韓昌黎亦然無述雉之說者但韓集犢牧子作牧犢耳恐傳寫之訛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齊賢]曰枚乘七
發伯子牙歌云麥秀蔪兮雉朝飛埤蒼曰蔪
麥芒慈歛切選詩麥隴多秀色射雉賦麥蔪
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鷩綺翼而赬撾灼
繡頸而衮背徐爰曰逸翬儁異之雉不恒欲
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士贇]曰莊子逸詩曰青
青之麥生於陵陂續漢書桓帝時童謠曰小
麥青青大麥枯潘岳射雉賦擅揚挾兩採雌
妬異鮑照詩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兩雌
錦衣繡翼何離褷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
白日曖豕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鬭死繡頸斷
[齊賢]曰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士贇]
曰潘岳射雉賦灼繡頸而衮背鮑照雉朝飛
詩刎繡頸碎錦臆雉子班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

梲[齊賢]曰樂府有雉子班曲曰鮑照詩催絃急管爲君舞[士贇]枯楊枯楊

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

瞑目歸黃泥[齊賢]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鄭康成曰黃與稊同徒稽切繫辭曰言不盡意應德連詩身殞沉黃泥

上雲樂[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士贇]曰樂府神仙二十二曲中有上雲樂亦曰洛濱曲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齊賢]曰西方爲金故西曰金天[士贇]曰淮南子西方曰昊天許愼曰昊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昊也又西方金也其帝少昊許愼曰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白帝康老胡雛生彼

月窟巉巖容儀戌削風骨四【齊賢】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都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楊賦曰西壓月窟巉巖高聳貌戌削請臞貌【士贇】曰莊子太山巉巖陸士衡詩窈窕多容儀司馬相如子虛賦衯衯裶裶揚袘戌削張揖註曰戌削裁制貌通鑑晉安帝紀王義之風骨清舉上林賦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戌削郭璞註曰戌削言刻畫作之也宋孝武紀曰風骨瞻視非常士也宋高祖紀曰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同上桓玄曰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脣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齊賢】曰碧玉炅炅言眼色碧而有光北夢瑣言

孝億國人黃髮綠眼又堅昆部人髮黃目綠
詩曰卷髮如蠆相書曰眉爲華蓋其眉長覆
目鼻爲中嶽其鼻下侵脣
贊曰繆襲詩造化雖神明
王 大道是文康之
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
齊賢曰莊子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
王 贊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立而後攺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晉孫楚石人銘曰大象
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白虎通
曰地者元氣生
萬物之祖也
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
齊賢
曰徐整三五曆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
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
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
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
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

地九萬里木華海賦狀如天輪呂氏春秋
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輪轉也
云

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

谷顧兔半藏身【齊賢】日火精日也水銀月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
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尚書宅嵎夷曰暘
谷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
何而顧兔在腹註夜光月也【士贇】曰淮南子
天文訓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
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
者爲月廣雅曰日一名陽烏

女媧戲黃土團

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

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齊賢】曰山海經女媧
之腸化爲神處粟廣
之野註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
變其腸化爲此神淮南子曰黃帝生陰陽上

騈生耳目桑麻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十二賢】曰此句乃女媧鍊石補天缺之推耳

淮南子道者舒之幎於六合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

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十二賢】曰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花名曰若木日所入處崑崙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載烏郭璞曰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十二賢】曰淮南子地形訓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許愼曰扶木扶桑也在陽谷南陽州東方也

中國有七聖半路頽洪荒【十二賢】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

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illegible]

陛下應運

[illegible]曰揚子鴻荒之世聖人惡之

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illegible]

曰秦都咸陽即京兆府咸陽縣也漢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由是號赤眉西攻長安求劉氏後得城陽王章之後盆子立為帝東觀漢記曰長沙定王中子買封舂陵節侯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以舂陵地勢下濕上書願從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徙封南陽白水鄉九域志白水隸鄧州東京賦龍飛白水是也[illegible]曰東漢光武本紀論曰王莽簒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

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illegible]

曰韓信曰項王喑惡叱咤千人

皆廢晉志徽之揚之糠粃在前天文志紫微天帝所居北斗第一星曰天關【士贇】曰仲長統傳曰豈可鞭笞叱咤惟我所爲者乎天關見一卷註

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獅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

【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鳳凰是老胡家雞獅子是老胡家狗漢爲弋山離國出獅子孟康註獅子似虎正黃有頿耏尾端茸毛大如斗耏音而耏頰旁毛師古曰即爾雅狻猊也博物志魏武伐蹋頓經白狼山逢獅子格之獅子哮吼左右咸驚忽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軛其獅子將至此物跳上其頭獅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其一子還未至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犬皆伏無鳴吠者【士贇】曰後漢章和元年安息國獻獅子形似麟而無角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

獸獅子帝珍其遠命虞世南作賦山海經丹
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九苞鳳
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鳳凰者仁鳥也雄曰
凰雌曰凰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傳毅舞
賦颯沓合并鮀照詩颯沓矜顏

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
肘散花藉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

[illegible]曰維摩詰經云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
子上至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
墮於是一切弟子皆以神力去花終不能去
[illegible]曰此數句模寫其一時之威儀舉措耳
釋迦譜云菩薩下生時墮蓮花上自行七步
舉其右手作獅子吼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此借用其事以形容老胡之狀也漢高紀
隆準而龍顏莊子華封人請祝聖人壽

斗南山摧天兮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

歲杯【齊賢】曰詩云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梁周捨上雲樂曰願明陛下壽千萬歲歡樂未渠央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齊賢】曰唐禮樂志曰白鳩吳拂舞曲也【士贇】曰拂舞歌五曲有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亦入清商曲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鳧也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爲金德吳人思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亡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鳩篇

鏗鳴鐘考朗鼓【齊賢】曰鏗華鐘楚辭註鏗撞也考擊也【士贇】曰詩云子有

鐘鼓弗鼓弗考歌白鳩引拂舞齊賢曰白鳩鳴鳩之白者樂書曰考前史拂舞歌詩有白鳩濟濟獨漉碣石淮南王五篇並施殿庭蓋出自江左驗其歌皆非吳辭也舊謂之吳舞觀揚泓序拂舞自到江南見白鳧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豈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屬晉邪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齊賢曰毛詩鳲鳩刺不噎也其一章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鳲鳩桔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曹子建責躬表曰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鳩不噎之鳥士贇曰孟子云白羽之白歟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齊賢曰月令季春之月鳲鳩拂其羽鄭玄註鳲

鳩飛且翼相摯趨農急也又曰鳩摶穀也左
氏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鶻鳩氏司馬也鳲
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
五鳩鳩民者也杜預註鳲鳩平均故爲司空
平水土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户
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入
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
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白鷺

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
晨胡爲豚我葭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
殺鳳凰雖大聖不顧以為臣曰莊子鷺不日浴而白韓
詩外傳田饒曰雞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見
敵而鬪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
雞有玉德君猶烹而食之劉孝標演連珠曰
雞善司晨雞隂晦而不輟其鳴爾雅葭蘆也

郭璞曰葦也[illegible]曰蜀志楊顒曰雞主司晨

日出入行[illegible]曰日出入行即樂府時景二十一曲之一日出行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illegible]曰天問日隅隈多有誰知其數爾雅厓内爲隩外爲隈淮南子曰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天問曰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注東方未明是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illegible]曰莊子曰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文中子日出乎地萬物蕃息易時乘六龍以御天晉傳玄日昇歌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阮籍詩梁王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

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音釋】日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莊子夫道伏羲得之以襲氣母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鄭玄註周禮曰終古猶言常也司馬彪氣母元氣之母易號曰大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易是太初太一也前漢律歷志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落何謝何怨潘安仁詩曰四運紛可喜【王註】日選仲春令月百草滋榮宋玉九辯秋之爲氣也草木黃落而變衰淮南子電以爲鞭策四運四時羲和羲和之運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音釋】日山海經曰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

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註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立四時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九域志汝州魯陽關即魯陽公揮戈退日處尚書矯誣上天【補註】曰廣雅日御曰羲和阮籍詩朝雲進荒淫王充論衡曰陽公揮戈事虛言也自詩蓋祖此詩云忘我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補註】曰賈誼過秦論曰囊括四海莊子大塊噫氣郭象註大塊者無物也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莊子若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郭象註溟涬甚貴之謂也【補註】曰易括囊無咎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註云大隗大道也在宥篇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

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混混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津漢司馬彪云自然元氣也此篇大意全是祖莊子內雲將鴻濛問答之意語多不能盡錄試索觀之則見矣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皆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乎其間也

胡無人 三十八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 齊賢曰出自薊北門行曰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註竿蕭前幹公旦切 士贇曰梁元帝纂要冬月厲風嚴風寒周禮冬官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鮑照詩有用獨精堅古詩胡馬依北風 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

票姚【齊賢】曰史記闐顏之役漢馬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朔方之巡武帝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此漢兵至盛也亦未至三十萬而太白云爾豈合步騎言乎抑討祿山之師自有三十萬乎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封去病爲冠軍侯服虔音飄搖師古曰票匹妙切姚羊召切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票姚之字耳今讀書者音飄搖不當其義詩人限於韻旣有二音姑從其一【士贇】曰票姚字音辯見第五卷塞下曲第三首末句下註

流星白羽腰間插劒花秋蓮光出匣【齊賢】曰陳孔璋檄曰飛兎流星註言疾也家語曰白羽若月上林賦曰彎蕃弱滿白羽【士贇】曰魏文帝典論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萃以清

潭光似流星名曰飛泉崔豹古今註吳有白
蛇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劍吳越春秋
秦客薛燭善相劍吳王取純鈞示之薛曰光
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於
塘郭元振劍歌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

天兵照雪下玉關

虜箭如沙射金甲

齊賢曰唐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
肅州有玉門關玉門關開元中沒吐蕃因其
地置玉門軍士贇曰西域高昌傳正觀四年
侯君集討定高昌先是國謠曰高昌兵如霜
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不殄滅
東漢西域論日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
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又藏宮論閉玉
關以謝西域之質

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

敵可摧旄頭滅

齊賢曰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酉陽雜俎曰太白聞

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食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王】曰此詩必作於上元之間據太史之占而言也按唐書天文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八月丁卯又掩昴後漢天文志曰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又主邊兵又晉天文志曰昴七星又爲旄頭胡星李白統言之以太白也自玆數年之後安史相繼滅亡恢復兩京即此詩而驗諸史蓋可知矣

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王】曰劉向新序曰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擧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生死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則遠矣或曰紫塞者僞

山有紫壇城城傍有草草生紫色故曰紫塞
胡無人漢道昌【注】曰左
傳子母謂秦無人漢文叙傳曰登我漢道武
帝制曰寝明寝昌之道詩至漢漢道昌一篇之
意已足陛下之事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
安用猛士兮守四方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
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誚
矣東坡云今太白集之有悲來乎笑矣乎及
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
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未後三句安知
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
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之頴濵直致譏焉是
亦足以定二蘇之優劣今遂刪去
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

北風行【注】曰樂府有時景二十五曲中有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

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illegible]曰淮南子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註龍銜燭以照太陰身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又曰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之山曰寒門註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天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illegible]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又名燭龍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也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illegible]曰唐地志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媯州本北燕州宋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軒轅黃帝名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應邵曰在漢上谷郡涿鹿縣[illegible]曰韓詩外傳兄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淮南子地形訓

汾出燕京註日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長史五帝紀黃帝居軒轅之丘

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齊賢】日王景元詩思婦臨高臺雙蛾蛾眉也戰國策齊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陸士衡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北戍長城阿苦寒行曰劇哉行役人慊慊常苦寒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出自薊北門行曰分兵救朔方鞞靫箭箙也家語白羽若月張景陽詩蜘蛛網四壁【士贇】曰史五帝紀肇十有二州註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

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
分齊爲營州恭是爲十二州也長城事見前
註鮑照詩留我一
白羽將以分符竹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
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尚可塞
北風雨雪恨難裁【齊賢】曰朱浮責彭寵曰以
漁陽結怨天子猶河濱之
人捧土以塞孟津毛詩北風其涼雨雪其
雱【士贇】曰韓非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

俠客行十五【士贇】曰樂府俠遊二
曲中有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齊賢】曰莊子說劍
篇趙太子曰吾王
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
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
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

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
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
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
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
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
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
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
鉤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
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沈存中
曰吳鉤刀名刀彎今南蠻用之曰葛黨刀銀
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補註曰徐敬業詩忻馬躍金鞍陳孔璋檄
曰飛兔流星註流星疾也補註曰辛延年羽
林郎詩銀鞍何熠爚江淹別賦龍馬銀鞍飾
照詩賓御紛沓颯鞍馬光照地李尤七嘆曰
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補註曰鄒陽吳王書曰兵不留行華

子說劍篇莊子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江淹詩[illegible]曰拂衣釋塵務史老子傳良賈深藏若虛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illegible]日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會客坐定從車騎自迎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乃就車至家坐上坐酒酣公子起爲壽罷酒侯生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史贊高爲人能自立然諾曹植詩季布重然諾

楊惲書酒後耳熱拊缶而呼烏烏士贇曰史
記游俠傳曰布衣之徒設取與然諾千里誦
義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史太史
公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
楚辭千鈞爲輕盧諶書曰意氣之間靡軀不
悔選七答曰慷慨則氣成虹蜺司馬相如大
人賦垂絳幡之素蜺

救趙揮金椎邯鄲先震驚千秋二
壯士烜赫大梁城縱使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士贇曰史魏公子無忌傳魏安釐王二十年
秦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爲趙平
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
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
以觀望平原君使讓魏公子公子患之乃用
侯生計請如姬於王卧內竊虎符奪晉鄙軍
使嬴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
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

趙初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詩云徐方震驚爾雅赫兮烜兮威儀也郭璞註曰魏光宣陸德明釋註曰烜者光明宣著今並作宣字音同

誰能書閣下

白首太玄經

齊賢曰漢書楊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又曰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士贇曰此詩似祖鮑照詩閉幃草太玄兹事殆愚狂之意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